





● 避債

●余記者自昨昨晚游新世界、小公園、女商場、大香斗、小洞天、各部說書劇社、均略走一過、時鐘火尚未放也。因爲時所限、乃出門、流行鬧路、正是家家香花作供、處處果餌成盤、紅高燒、斗香線繞、一路爆竹聲、聽通撲落、真承平氣象、但不知五省吳因、其中秋景象、又如何。

●各處學堂、因節假之內、夾有星期一、一律四日假、節假三日、星期假一日也。蓋生平中之學子、雖能自寬、既照新曆之假期、又過舊曆之時節、而禹寸陶分、尤爲口頭之詞、可歎可歎。

(學界公會專電) (之奇游記)

## (古)

只有模仿古人陳跡之能力。而無開拓新商人之路。所謂改良。彼荷一聞是言。勢必掩耳疾走。目爲不韙之談。故時至今日。商店黑暗。尙無不可以言形用之者。

女子之出遊。男子之入商店營業。社會中人。皆視爲一大痛苦事。蓋女子在出嫁後。受翁姑之束縛。就統之壓迫。頗不人道。不道德。而吾人在商店中之生活。受種種束縛及壓迫。實與女子不分上下。故近來解放呼聲極高之時。道德之解放。亦即爲開宗明義第一篇之緊要者。然則。商店經理對待夥友及學徒。竟有何種不道德耶。吾以爲能概括商店經理對待夥友之不道德者。只利己主義四端。一。勢力則夥友任之。利益則經理享之。且又加之束縛。不許夥友及學徒有店事以外之行動。會友及近鄰亦皆禁絕。以爲此乃天經地義。牢不可破。於是近年夥友對於經理之怨言。皆曰「吾輩商人。一入商店。不啻陷在地獄。苦不得自由之發展。禁止吾人會友。限制吾人交際。不殊科吾人諸絕六親焉」尤可怪者。經理人之外出。即游蕩亦目爲正經。即嫖妓亦目爲應酬。夥友之外出。即正經亦必指爲游蕩。即不得已之應酬。亦指爲嫖妓。又對飲食。爲經理者得以享受優美。而夥友及學徒所享受者。必次一等。至經理。經理者必寬暢精美。空氣充足。爲夥友及學徒者。必床架相連。如小客棧然。空氣亦爲之窒塞。夫喪其飲食。其需要人皆同。初無何等之階級。而面商入却有此種變象。此豈道德所許乎

游 戲

●小熱昏 (贈荷花少爺 (老白))

希荷希荷。陰影綽綽。雙九日月。迅速如飛。五六

●孫江東

暮江東。浙人。清季長抗學校。聲勢頗著。時有某  
 學生之父。以孫姪好其子。控之於理。輿論大譁。  
 孫不之辨。遁之東三省。民國肇建。始出爲福建  
 某道尹。未能罷歸。道過滬上。若與世無聞者。  
 已未秋間。忽覺脊部患病。痛不可忍。遂因信西醫  
 而往某醫院就診。醫言此膽石症。非割治不爲功。  
 若君能出手術費八百金者。可爲施治。孫始言。  
 割後。創鉅痛深。日甚一日。竟卒。臨終之前。附  
 笺知如此者。吾無密稍恐痛苦。或可苟延時日。而  
 今已矣。因囑家人爲延事備誦經。以資冥福。聞者  
 悲之。

西醫余景誠  
科法毒門  
治療  
射注法科  
包醫

●忠告第一台

金叔岩的腰兒和頭兒兒，已經有人介紹過了，不必再去說他，不過我對於第三台有點商榷，所以才說他一下。

（二）「提攜賣貨」 聽說金叔岩若蘇，花樓官廳，賣座兩元，在該臺一方面着想，花了許多錢，費了許多精神，把金叔岩接得來，自然要在他身上博個本利全歸，方才心滿意足，但是沒有向上海聽風人的方面觀察觀察，更沒有在金叔岩本人身上着想着想，要曉得上海聽風的是重色的多，重藝的少，喜歡鬧忙的多，愛有骨子的少，金叔岩的藝，是有骨子的，不會鬧鬧忙忙的，況且他是戲生，不是花旦，如何能照梅蘭芳的賣價來做比例呢，假使有些知音，因為賣價太貴，不能盡情捧場，一般趕熱鬧趨儉約的，把風頭一過，又不再去往顧，那時間賣座一落，再求跌價，可就來不及了。

● 笑林



與中婦女呼其子為愛心肝。並云難愛之甚。然於人聞之。輒傳為笑柄。有某婦之子死。婦憂之哀。或問之。答曰。我的心肝死矣。咸笑曰。爾之心既死。爾胡得生耶。

有無賴子某。以酒色而罄其家。然仍不同輟。蓋為錢。某自知無以償還。於是取繩懸壁自殺。有於其上揭一紙云。吃得苦中苦。方為甜。(○)人)上人。

某甲別字連篇。而不自察。一日作兩致友。誤書



謎歌集  
(十)

飲門 (圖戲類)

小白狗・沿浜走・戰一鎗・咬一口。  
(湯劑)

白狗追白狗・一追追到城門口・張開嘴・咬一口。  
(同上)

青肚皮・白肚皮・湯家湯家過・杜(借肚)家海裏

偵探小說 **毒藥盃** (續) (吳夢南)

商賈久之，荷無恙須承認之意。余於是乃決意殺之。不復向彼曉曉矣。嗟乎！人禽關頭，在此一念。余今思之，悔無及矣。余當時殺心既起，乃將身所帶之毒藥，寄羅新者取出，乘吾姊同身取物時，下藥樽中。此藥性極猛烈，乃吾之友人某君所發。某素善醫，精於化學，據其自云：此藥由一種物中提煉而出，一厘之微，即足致人於死。余用法，某君不肯告。惟以與余交好，分贈些須，予德之，以濟其好。歷年以來，死於此藥者，不知

隔坐談  
(人痴)

杭州的蓋世界●其佈置一切●雖不見得清潔整齊

華樓房樓上  
有堂會或內  
房或運或  
可時間會日  
七句半晚十  
句在新世界  
外餘時感  
週知特此

然所聘女校書、女新劇、大鼓雙寶、小點香、慶蘭團、少林會等諸角色，可與上海各世界相頡頏。而虎豹獅象、海熊猩猴奇蟲怪獸，尤深得杭人士之歡迎。我愛看影戲。昨聞報知世界軍演京師麒麟祥影片，是晚留雨而往。惜京別騎已成昆蟲，接着便是謀殺黨，正聚神觀看之際，前座位忽來甲乙二人坐下，但他不懂劇情，就哧哧談劇外事。我專注目影片之餘，又側耳聽正他倆所講的故事，雖然心無二用，我耳目分用，他們倆的閒話，實在有緣無二。我就略記一段下來。

甲曰：天下的事，着實有幾處是不通的。比如我現在經濟困難，不得已拿幾件舊衣服到當舖裏去質當，不料被鄰人看見，不但看見的人笑我是下流東西，就我自己也覺得難乎為情。鬼鬼祟祟的，心中說说不出的苦楚，而當裏的夥友們，他對於當物的人，又像犯人般的，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。

乙曰：（乙似商界中人）這個情形是實在的。但講理是說不過去的，因為當衣服是當我自己的衣服，既非偷來騙來，原不過一時手頭拮据，暫時移用，非白借的，橫豈有二分三分的重息去還他的。單此說來，那末當衣服總不是手頭拮据的緣故。但是手頭拮据，也常逢的事，就是富家子弟到杭州來白相，一時金融不濟，也不免要到朋友中去借用信用，但是他們金銀不濟，而當衣服的人，就以爲大辱，這實在是講不過去，所以我回來抱定宗旨，遇着經濟調和不便的時候，就直上當舖設法，從來不肯和朋友借錢。第一層是免得他們厭惡，第二也勿為拆朋友的爛污，因為我當在當舖裏，一到這件衣服要穿人的時候，我總要節節盤盤說下去，讓牠出來的，若果這筆款欠在託熟的朋友處，那就末有這樣堅心了。信用一失，面皮也會厚起來，故而我以爲借錢還不如當衣服的快速。

我聽到這裏，一戲已演畢了，電燈亮後，他倆就走向新劇場去。我想他倆雖是窮朋友，發牢騷，但是比方得還有道理，要研究社會一般人的心，社會會實現，此處殊可留意。